

■本报记者 柳青

在剧场灯光下的小剧场里，表演的演员有5人，小观众是6人，现场6个志愿者陪伴着这6个家庭。明明灭灭的灯光化作漫天星光，5名演员在敞开的空间里带来呼啸的海风、摇曳于夜色中的桅杆和暴风雨中翻飞的海鸟，带着6个小观众“登陆魔法岛”。这部沉浸式儿童剧《暴风雨也不怕》是特殊的剧场作品，每次演出的观众仅有6个家庭，它是专为特需儿童制作的公益戏剧。4月2日是“世界提高自闭症意识日”，这天上午，上海儿童艺术剧场的特需儿童公益小剧场迎来第400场演出。

今年，上海儿童艺术剧场“海星之愿”特需儿童艺术启发公益项目到了第8年，通过引进剧目和汉化剧目，为孤独症谱系、智力障碍、脑瘫、唐氏综合征等认知障碍谱系的儿童提供小微剧场的沉浸式戏剧体验。截至前天，该项目为特需儿童提供演出400场，其中51场在社区及特殊教育学校巡演，另有3个场次尝试特需儿童和普通儿童融合观演，迄今有超过2300个特需儿童家庭通过这个�项目让孩子参与社会融合。这项提升上海公共文化服务的普惠工程，使上海儿童艺术剧场成为国内首家提倡包容性和融合性的儿童感官友好剧场，同时推动上海“儿童友好城市”建设。

### 不用遵守“剧场纪律”的剧场

2017年4月，上海儿童艺术剧场首度尝试引进英国班布洛剧团的《可爱的农庄》和《暴风雨也不怕》。这两个作品各有侧重，《可爱的农庄》为6—14岁的重度智力障碍、脑瘫和唐氏综合征儿童创作，《暴风雨也不怕》目标受众是6—

# 8年400场，用戏剧点亮特殊儿童的生活

14岁的孤独症谱系儿童。之后，在2018年和2019年，上海儿童艺术剧场继续引进《温柔的巨人》和《月亮上的歌》，这两部作品同样面向6—14岁的特殊儿童，《温柔的巨人》可以看作是《可爱的农庄》姐妹篇，适宜重度智力障碍、脑瘫和唐氏综合征儿童，《月亮上的歌》为孤独症谱系儿童而作。也是自2018年起，剧场在引进剧目的同时，从本土的特殊学校教师中招募演员，成立并培训汉化版剧组，推出中文版《可爱的农庄》和《暴风雨也不怕》，成为剧场的保留剧目。

为特殊儿童量身定制的沉浸式小剧场，每场的观众人数很少，需要配置与小观众同等人数的志愿者。在陪同家长和志愿者的协助下，整场演出要让表演者和小观众进入“一对一”的互动交流。在这些演出中，不存在常规意义上的“剧场纪律”。小观众被鼓励触摸道具，在场景中走动，完全地抛开“你应该这样”或“不可以那样”的规则，演员尊重小朋友的任何反应，不评论，不切断，让孩子和演出、和他人产生联结感。

由于每场开放的观众数限制在6个家庭，面向特殊儿童的沉浸式戏剧节目是游离于演艺市场的公益项目。从破冰的第一场到润物细无声的第400场，给特需儿童的戏剧面临的更多挑战在经济压力之外。孤独症谱系的儿童很容易在陌生的环境中爆发应激反应，变化的光线、黑暗中的声响，甚至小剧场关门的一刹那，在日常生活中“平平无

奇”的细节，很可能触发特殊儿童的情绪开关。曾出现过有孩子因为怕黑而崩溃，有孩子抱住道具乐器不肯放手，剧场和剧组对这些孩子的态度是尽可能地安抚与陪伴。“感官友好海星包”就是为特殊儿童设计的看戏装备，内含降噪耳机、遮光墨镜、涂鸭笔和减压小玩具。在情绪应激之外，一部分孤独症谱系儿童会出现无征兆的暴力行为，有一次，一个不到13岁但身高超过190厘米的自闭症孩子，突然向演员挥拳……

### 通过艺术，特殊儿童参与社会性活动

很多时候，特殊儿童不会像普通儿童那样，对演出和表演者给出热烈的、快乐的正向反馈，面对特殊儿童，更多时候要应对他们不可控的情绪和行为。这样“吃力不讨好”的事，为什么艺术家和剧场要坚持做下来？上海儿童艺术剧场总经理沈莉提到，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里有一条，“参加文化艺术生活是每一个儿童的权利”，特殊儿童不该被隔绝在社会生活之外，更不该被隔绝在艺术生活之外。

“海星之愿”公益项目覆盖的受众群很小，但是对于那些走进了这个小剧场的孩子来说，他们得到了来自艺术的百分之百的照拂。她分享了一个来自深圳的孤独症儿童家庭的故事，那个孩子的病情非常严重，被父母第一次带到上

海时，已经坐在轮椅上，陷入木僵状态，不能行动，也不会开口。孩子的父母四处求医，在几乎丧失一切希望时，把戏剧当作聊胜于无的疗愈方式。母亲陪孩子数次往返于上海和深圳，因为当时，全国仅有上海的儿童艺术剧场有面向特殊儿童的沉浸式戏剧。虽然孩子缩在轮椅里，不动，不吭声，但每一场的表演者坚持和她互动，不知道看到第几场，这个孩子对着表演者，突然发出“啊”的一声。她的母亲当场泣不成声，这是她多年来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孩子回应了外部世界。

意大利艺术家德尔邦诺在去年5月带领他的剧团在沪演出时，说过这样的话：“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把疾病当作耻辱，把唐氏综合征患者关在家里，而我把他们看作被神亲吻过的人，是我的剧团里的主角。”如他所说，特殊人群不该被艺术、被生活所屏蔽，特殊儿童尤为如此。“海星之愿”公益项目的出发点是鼓励特殊儿童家庭通过艺术的渠道，让孩子参与社会性活动。给特殊儿童的沉浸式小剧场是起点，鼓励他们在戏剧中、或是用戏剧的方式，和他们身边的外部世界“谈谈”。这个剧场不是特供给特殊儿童的“结界”，只要孩子的生理和心理状态允许，这些有着特殊需求的孩子也可以融入普通孩子，进入更多的儿童戏剧现场，从看戏常态化，走向融合生活的常态化——他们需要特殊的关怀，更需要接受平等和尊重的眼光。



上海儿童艺术剧场“海星之愿”特需儿童艺术启发公益项目通过引进剧目和汉化剧目，为孤独症谱系、智力障碍、脑瘫、唐氏综合征等认知障碍谱系的儿童提供小微剧场的沉浸式戏剧体验。（受访者供图）

# 传统文化创新表达激发审美共振

■本报记者 卫中 实习生 郭凡熙

从网络文学大IP《琅琊榜》走红荧屏开始，近年来《梦华录》《长风渡》《苍兰诀》等古装剧掀起一波波热潮，中国传统文化在荧屏与网络的流转中焕发出全新的活力。日前，在“网络视听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主题论坛上，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张绍刚、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张巍以及爱奇艺副总裁钮继新等多位行业专家认为，网络视听创作正在促进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加速提质。

### “穿古装”不能与“传统文化”简单地画等号

《琅琊榜》以写意又不失真实的视听效果，给人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之美感；但在一定的历史故事背景中又处处洋溢着现代人的思想理念。张绍刚认为传统文化并不是简单地与“穿古装”画上等号：“描述当下也可以有传统的精神，描述过去也可以有现代的意义。”

古装剧蕴含的思想可以是现代的，而现实主义题材作品也可以展现传统文化的魅力。典型的例子如改编自关汉卿元曲《赵盼儿风月救风尘》的《梦华录》，在传统的古代女性智慧的故事基础上，融入了对个人出身不公的抗争以及依靠个人努力自强不息的现代意识。现实主义题材作品《人世间》以中国传统家庭伦理为内核，讲述的是小人物在大时代面前努力的故事，以及社会温情为个体带来的治愈，点点滴滴之间无不弥漫着中华传统美德。因此，张绍刚认为：“只要在历史、地理、人文、哲学这些方面有良好表达的影视剧作品，就能被称之为符合传统文化的作品。”

对于如何让当下年轻人与传统文产生共鸣的问题，张绍刚认为最重要的是找到正确的角度。比如致敬传统文化和家国情怀的古装剧《长风渡》中展现古籍里大户人家婚嫁的大婚场面，现象级爆款古偶剧《苍兰诀》中蕴含的32种非遗传统工艺等等。“能够受到大众喜爱与讨论正是因为审美共振——现实主义题材中蕴含传统文化，古装题材里也有对现实的折射，两者结合得越好才能将传统文化传播得更广。”张绍刚说。



### 创作能与现代观众精神共鸣的女性形象

优秀的影视作品想要收获观众的喜爱，往往需要同时兼顾传统文化的表达和新时代精神的展现，如新派历史短剧《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在视听的呈现以及改编的思路下，将古装传奇和古装正剧进行结合；古装武侠剧《一念关山》则展现东方美学和侠义精神。张巍认为：“从剧本创作开始更好地激活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是最关键的一步。”

结合自己的教学经历，张巍提出在影视创作过程中：“应关注现代女性的独立和自强精神，以此为灵感创作出能引发共鸣的女性形象。”她观察到当下很多女学生在思想观念上的共通性——做独立和自强的女性。在她们的影响和启发下，张巍认为要与女性进

行精神上的沟通、联结，创作出能够引发共鸣的女性形象：“古装剧中的人物不是现代人，因为她们会遭遇当时的困境；但她们也不完全是古人，因为其思想价值和今时的女性是共通的。”

### 有“文化浓度”的小成本精品可以赢在精气神

投资很大、阵容很强的就是大古装剧吗？钮继新并不完全赞同：“其实最后决定一部剧能做多大的因素可能是隐性的，比如说剧中的文化浓度、高度、立意等等，或者能为观众萃取新的视角。”

从近年来一些影视剧的表现来看，投资巨大的作品未必都成功，小成本的精品之作反而屡屡给人惊喜。例如此前的《御赐小仵作》《大宋少年志》等作品，或是以精致的剧

情引人入胜，或是以昂扬志气打动人心，收获了良好的观众口碑。与之相较，不少声称投资巨大、阵容豪华的古装大片却折戟沉沙，观众并不为“硬件投入”埋单。

古装剧的成功范式，始终在于对传统文化的表达，以及将其与现代精神的结合。此前推出过《天盛长歌》《夏至未至》《爱情公寓》《破事精英》《天才基本法》等多部为人熟知作品的钮继新对此颇有心得。回顾创作经验，他表示自己会在两个大框架下进行创作：“第一个是骨肉皮的层面，即无论是当代剧还是古装剧，故事的框架、立意、剧情、台词和服化道是否有传统文化的味道；第二个是精气神的层面，即中国人的底蕴或者中国人的传统文化，要如何做到让观众觉得既遥远又相通。”钮继新以综艺衍生剧《大王别慌张》举例：“故事讲述的是一群边缘‘小妖怪’，但最终落点是小人物在遇到困难时如何保持积极乐观。”

古装剧蕴含的思想可以是现代的，而现实主义题材作品也可以展现传统文化的魅力。古装剧的成功范式，始终在于对传统文化的表达，以及将其与现代精神的结合。图为近期热播剧《与凤行》剧照。

■本报记者 王筱丽

穿上马面裙、手捧戏曲咖啡，欣赏一场国风演出……日前，宛平剧院与长江剧场共同发布“ZUI国风 IN 国潮”2024年度演出季。演出季紧跟当下深受追捧的国风国潮，集合“家门口的大剧场”和“闹市区的小剧场”3个剧场空间、2个演艺新空间，共推出105台500多场演出及活动，在舞台上用生动鲜活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在剧院里传递东方美学的生活方式。

### 中国风浓郁，“天下第一团”加盟

本次演出季将迎来两部首演大戏，《龙潭英杰》（提高版）与沪剧《苏河十八湾》双双以扣人心弦的历史故事和热气腾腾的生活为题材，前者讲述革命者在艰难困苦岁月经历的严酷考验，他们坚守初心，以赤胆忠心迎接革命胜利；后者聚焦城市的日新月异，以小视角反映大变迁。上海越剧院男演员集体上阵的越剧《好八连》则塑造了一幅中国军人群像，一代又一代老兵去新兵来，好八连的旗帜始终高高飘扬；在央视春晚舞台上出圈的民族舞剧《五星出东方》和对东韵文化深入挖掘的民族歌剧《李清照》也将与上海观众见面。这两部作品是宛平剧院拓宽演出领域、在剧种样式上的新突破，希望以剧场为媒介，将传统文化、地域特色呈现在舞台上，为演出季增添纯正且鲜明的“中国风”。

作为戏曲剧院，宛平与长江在夯实戏码头上始终不遗余力，京昆沪越准评弹等多元剧种的经典与传承剧目将集体亮相，包括京剧名家史依弘的演出季“季中季”系列、傅希如领衔的京剧《将相和》、沪剧“教科书”级的经典剧目《陆雅臣卖娘子》《庵堂相会》、越剧青春版《舞台姐妹》、都市新准剧开山之作《金龙与蜈蚣》、经典锡剧《珍珠塔》等戏迷心中的精品佳作。值得一提的是，“天下第一团”系列演出将入驻本次演出季，宁波甬剧、余姚姚剧、宁海平调、新昌调腔等剧种将轮番登台。

与此同时，演出季也关注到传统与先锋的碰撞。一批小剧场戏曲《假如我不是嵇康》《宴客》《微神/Vision》《再生·缘》《洞君娶妻》等巧妙地将中国传统戏曲艺术与现代审美潮流紧密结合，多元的样式和创新的表达，为走进剧院的观众呈现一幅幅传统文化与现代潮流交织的绚丽画卷，让人在浓郁的传统色彩中体验到新颖别致的国潮之美。此外，国风民乐艺术家方锦龙将以传统国乐接轨流行音乐，带来《青春国乐进行时》——方锦龙和他的弟子们国潮音乐会，呈现一场音符跳动的盛宴。

### 打造“氛围感”沉浸式体验，让戏剧提前发生

步入宛平剧院，一楼共享大厅的中式茶饮区域别具风情，茶席之上，品一壶佳茗，香氛茶饮品种丰富，不仅满足了年轻观众的仪式感，也让茶饮更富人文艺术气息。四楼观景走廊则提供了一个俯瞰全场的优越位置，观众在欣赏演出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剧场独特的氛围。

作为宛平剧院的艺术美育品牌，“大宛集”今年迎来全面升级，将集表演、展示、赏析、研学、手作DIY为一体，提高公共艺术教育供给，让传统文化的种子播撒在不同的年龄人群之间，激发对传统文化的热情，让艺术在身边发生。剧院还将规划汉服体验馆区，推出中式奶茶，推动传统文化与国潮风尚相互交融。

■本报记者 王彦

“斗个吃”“真得劲”“嘹咋咧”“倍儿棒”——这并非方言节目，而是系列纪录片的分集标题。南腔北调的口头禅被做成“索引”，为屏幕内外最普通的“干饭人”当起美食导游。

《街边下饭魂》第二季火热收官，以全新视角完成了从第一季到第二季的IP升级。它不仅尝试了传统美食纪录片对食材与烹制过程的各色拍摄手段，更站在万千普通劳动者的视角，解锁温度与态度并存的故事。自开播以来，该片不仅吸引网友按图索骥跟着纪录片去街边打卡市井风情或寻踪城市记忆，更由一方人观察到一方水土，切入大时代里不同城市发展的一页注脚。

有网友在纪录片的评论区留言，追问第三季何时开播，有的干脆“许愿”下次自己的家乡能够入镜。当氤氲着烟火气的美食人文故事能让本地人念情怀记忆、让外地朋友感同身受，街边美食升腾起时代滋味，也许就是这类纪录片小而美的样子。

# 《街边下饭魂》解锁美食人文纪录片的温度与态度 是街边美食，也是时代烟火

### 以小见大，街边小摊背后也有大时代

如片名所示，《街边下饭魂》里的美食可谓俯拾皆是，盒饭、串串、烤肉、羊杂汤、蛋炒饭……都是各地相似的烟火日常。同样，片名短语的偏正结构早早点题，纪录片的主角是“人”，平凡美食承载和慰藉的总是人的期望与情感。

本季纪录片分五集，主创走进重庆、许昌、延安、雅安、北京五地，跟随一个个普通人去寻找大城小巷的美食秘闻，挖掘平平无奇一蔬一饭蕴藏的人文篇章。在重庆，“鲜姐”的盒饭在朝天门服装批发市场一卖就是20余年，眼见过这片曾经的“梦想高地”在电商冲击下日渐黯淡、失去光环；另一边厢，“芳芳”直播间里的百万粉丝“云吃肉”，本地打工人不约而同奔赴大树下的街边摊“线下体验”。在北京，胡同里的炙子烤肉已推出了30来年好名声。忆当年，拆迁补偿款给了刘阿姨一家开店的启动资金，于是，四九城里开出了这间以地道京味儿走红网络的烤肉店。“流量”的转向、小店

的成长，社会发展的变迁就如时序更替一般，映衬在摊主的人生背后，映照出时代的模样。

第二季的五座城市里，雅安显得格外特别。这座被风景眷顾的小城，也曾遭受自然的暴击。纪录片主创对大家刻骨铭心的集体记忆只字未提，可就像弹幕里所说，小摊车边的小脚“踏着踏着，孩子长大”，普普通通的食物，无法“立等可取”的美好期待，有时候，岁月静好才是人生企盼、时代的馈赠。

### 由表及里，不同的红火相似的追梦人

路边摊千千万，为什么红火的是他们？这一家与那一家，凭什么他们能长红10年、20年、30年？《街边下饭魂》第二季在以小见大的同时，也由表及里试图找寻这些街边美食主理人成功的秘密。

师明泽是陕西榆林清涧人，作家路遥的老乡。他自我评价“爱折腾”“想致富”，所以从年轻时就一路摸索一路闯，办过砖厂、机轮厂、拖拉机厂……从清涧到延安，从“小师”到“老师”，凭他的拿手好菜一碗滋味“羊杂汤”，

梦想落地生花，在平凡的世界撰写了超乎自己当年预想的创业史。而雅安“胖哥”的小摊一摆已过去24年，蛋糕的价格从五毛一份卖到了四元一份，近悦远来者念着他的手艺就是童年白月光，“胖哥”自述他的“灵活就业”只为一家人更美好的生活。类似的故事在《街边下饭魂》里还有不少。比如北京的烤肉店，若没有刘阿姨一起早贪黑地劳作，就不会有在竞争中浮出水面的今天；又像中原腹地许昌城里的小夫妻，如果不是齐心协力、甘苦与共，很难想象曹魏古城下那间棉帐篷支起的烤串摊可以成长为迎来送往的梦想之店，小两口的爱情与事业也能一路齐开花。

事实上，细看片中摊主、店主们的今天，无不有着相似的昨天——在抵达最终的理想彼岸前，勤劳、质朴、永不言弃，是追梦人的“公因数”，也是这个民族刻在基因里的朴素美德。与其说，美食主理人们为每个奔忙的人提供温暖惬意的片刻，毋宁看成，纪录片借平凡美食向每一位在朴素人生里不懈奋斗的劳动者、勇敢者致敬。

对生活的热爱与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期待里，美食可能长久地占有一席之地。

宛平剧院与长江剧场共同发布二〇二四演出季

# 国风正当时，舞台上上下下传递东方美学